

## Vera Koo and Her Zombie Apocalypse Experience

By Vera Koo, Women's Outdoor News, Published April 7, 2020 Regular Chinese

### 殭屍啟示錄電玩體驗

跟家一在一起的生活像是冒險，精彩刺激，讓我感覺我好像是把兩、三個人生壓縮成一個。

在五十年婚姻生涯沒有一刻的無聊。我們建立起一個家、展開了我們的事業；我們參加各式各樣的運動和活動——露營、滑雪、騎馬、操作風帆、划水，再加上我的射擊和家一的飛行。



### 殭屍啟示錄遊戲

最近一次冒險是冬天裡全家十二人一起到拉斯維加斯。對我來說，冒險的高潮是在米高梅大酒店玩「殭屍啟示錄」真人實境電子遊戲。整個行程中我嘗試了三次。

三十分鐘的團體遊戲裡，你置身在一個二千平方公尺的場地裡，使用塑膠槍支在虛擬實境中，努力保護自己不受殭屍的攻擊。

[Type here]



我是身經百戰的行動手槍運動選手，在素負盛名的《比安奇盃》有二十一年的參賽經驗。因此大家總認為這種遊戲對我來說是雕蟲小技，不成問題；與假殭屍搏鬥跟從二十五碼以射擊翻板標靶是小巫見大巫，對吧？錯了。

我發現我的實際手槍射擊技巧並不能馬上就在虛擬實景的視頻遊戲中派上用場好好發揮。

第一次玩，家人中有八人報名參加。八人當中大概只有家一和我從來沒有玩過電玩；我們其實也從來沒看過殭屍遊戲，對要玩什麼、怎麼玩，我們一點概念都沒有。

### 迎戰殭屍

我如臨大敵、小心翼翼地進入場地。不知為何，雖然我在遊戲場地拿的不是散彈槍，我擺出的姿勢卻好像我是在使用散彈槍？——我最近在練散彈槍。

我不知要往那裡舉步；我只知道：擊殺殭屍，不要讓他在我身上得逞。電競遊戲中，我十五歲的外孫女說：「外婆，我掩護你。」當時我並不知道這個提議有多寶貴，一直到遊戲結束後我才知道自己只死過一次；若非外孫女在保護我，殭屍大概不知打死我多少次了。這種團隊遊戲不是我在《比安奇盃》比賽時所熟悉的方式，後者是個人競賽，我也不知道自己對場上比賽的家人能有多少幫助。有那麼一刻我曾緊張的大叫：「打頭！打頭！」我知道打中頭就能解決掉大殭屍，但我不知自己的驚聲尖叫有沒有用處。

事後裁判說我們這一隊贏了。家一和我渾身大汗，好像剛剛沖完澡。我認為汗不是因為遊戲而流，是緊張所致。

[Type here]



遊戲太刺激好玩了，我們決定次日再報名參加第二輪。我們還是八人參加。

這一次我有備而來，就像我參加正式的職業賽；我準時用餐、伸展暖身。但是一旦目標進入我的武器視線範圍內，我就開始全身顫抖；我並不感到緊張，但是腎上腺分泌加快，決定身子不穩。這種經驗真是生平頭一遭。

還好這不是比賽，因為我看起來慘不忍睹。我幾乎無法應付。

更糟的是，這一次我沒有外孫女掩護我。我雖得到高分，卻死了九次。第一次我成績排名第二，這次我敬陪末座。

我們拉斯維加斯之旅的最後一天，我想再體驗一次電競。這時家人大部分都已離去，但是家一、我和兒子顧龍留到最後。兒子電子科技強，他指點我他玩這種電玩的心得和竅門。

有他在場上保護我，我的分數進步了。

我們離開拉斯維加斯後，我一直在回味這項電競；我想回去，改進自己的表現。這就是我的脾性。我不是在運動員家庭中長大，十七歲認識家一時我連仰臥起坐都辦不到。長期以來我一直都覺得自己的身體裡面沒有運動細胞。但我有的是毅力，我也利用我這項特質學會了滑雪、駕風帆等挑戰性運動，我的毅力和求好心切貫穿了我一生的射擊事業。

我歡迎崎嶇的道路；若是一步就可登天，我會失去興趣。一件事若是困難，表示需要努力；它會佔據我的心思、叫我全力以赴，力求進步。這太適合一個目標導向的人了。

[Type here]



我對散彈槍射擊也是如此。自從從《比安奇盃》退休後，我就在學習如何使用散彈槍。我在行動手槍射擊事業上闖出一片天，但是卻不是馬上就擅長散彈槍射擊。要用散彈槍射中土靶跟在《比安奇盃》比賽競技截然不同，但我知道若是勤於練習、努力不懈，我也可以變得槍法過人。

我一生的婚姻生活中，所有的運動都是跟家一一起學的；我這所以如此，是因為我認為夫唱婦隨天經地義；我的教養是要我學會做賢妻。過程中，不管嘗試的是什麼新運動項目，家一也總是非常有耐心教導。

但是這樣的人生態度和經歷在我步入中年、決心要致力於射擊時，大大幫助了我。跟家一一起學習這些運動讓我打下能夠成為射擊選手的基礎。

從我認識他那一天起，家一就是一個趣味橫溢的人，這一點他始終未改。他是第一個約會時買漢堡給我吃的人，從這一點不難想見我們在一起多久了。他精力充沛，我跟著他跑，結果出現的是完滿而忙碌，但非無趣的人生。



如今我們雖都已七十開外，卻在虛擬實境中忘情與殭屍廝殺。我也希望未來還有多年讓我們可以嘗試更

[Type here]

多的冒險。